

简述对鲁迅的“无聊的攻击”

蒋道文

(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育系,四川 康定 626001)

【摘要】本文在攻击鲁迅的文章中,选择一些“损着别人的牙眼”的典型言论,集中放在一起,加以简要分析,谈出自己的看法,看那些攻讦鲁迅的言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面目,看读者对此有什么样的感想。

【关键词】无聊攻击;公正态度;批评风格;科学研究;批判理念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1-0025-05

一

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没有哪一个作家象鲁迅那样生前死后都遭劫难,都受到一些人的恶毒非难、轻蔑和贬损,以至涂污、褻渎和诋毁。他们简直把鲁迅当成深仇大恨的敌人,极尽一切言语手段之能事,进行肆意的挖苦、嘲弄与辱骂,往他身上泼尽污泥浊水,似乎要将他瞬间消灭。这真是文学史上罕见的奇特现象。

鲁迅为什么遭到如此悲惨的命运,为什么遭到那样凶狠的诟骂,人们都知晓个中缘由,这里不去说了。鲁迅贡献的伟大与不朽、思想的深刻与闪光、人格的高洁与魅力、影响的巨大与深远,也不去说了。总之,“其一,是他的见解的深刻超出了常人的视野,这必然引起许多人的异议。其二,由于鲁迅论辩的方式方法超越了中国人传统的温情主义和瞒与骗的虚伪主义,这也必然使卫道者和中庸之众感到难堪。”^[1]

鲁迅曾说:“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2]又说:“集一部《围剿十年》,加以考证:一、作者的真姓名和变化史;二、其文章策略和用意……等,大约于后来的读者,也许不无益处。”^[3]然而鲁迅还未遂愿就离世了。现在经不少人的多方努力,终于使鲁迅得以如愿。不仅将鲁迅生前论战中论敌的言论汇集成书,而且还将鲁迅死后的敌论汇在一起,以及还将在空气解冻、思想解放的新时期攻击鲁迅的言论与论争文章汇编成册,供人们去翻阅、了解和辨别。于是我们才得以机会和条件去观赏鲁迅与各种各样的人进行论战的真实情形,看清攻击鲁迅的形形色色的人的真面目。

翻开论战集和论争集,里面的文章无论以往的还是现今的,凡攻击所发表的言论,大多不是怀着

一颗坦诚的心,去对待鲁迅、观照鲁迅、审视鲁迅、批评鲁迅,而是以一种不怀好意甚至恶意的心态,去责难鲁迅、蔑视鲁迅、戏弄鲁迅、耻笑鲁迅。如果是正常的批评或者批判,也就罢了。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问题也正在这里。有不少言论是针对鲁迅进行的人身攻击或揭露隐私或骂语相讥,让人感到的简直就是一种“无聊的攻击”。

何为“无聊的攻击”?就是毫无意义和价值的攻击。这种攻击只抓住旁枝杂叶进行扫荡,而忽略主干的高大、强盛和雄伟,不去抓住主干的弱处进行批判与矫正,不去抓住主干的致命点进行鞭挞与扬弃。这种攻击给人的感觉是为攻击而攻击,为吐出心中的怨言与不快的攻击,为发泄私怨与私愤的攻击。这种攻击其实就是失去良知、不负责任、没有道德感的攻击。这种攻击只会混淆视听、颠倒黑白、鱼目混珠,造成污染美善、不辨良莠、危害人心的结果。

还是让我们在此选择一些“损着别人的牙眼”的典型言论,集中放在一起,加以简要分析,看那些攻讦鲁迅的言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面目,看读者对此有什么样的感想。

二

让我们先看一看鲁迅生前死后的论敌是怎样攻击、歪曲、诬蔑鲁迅的。

“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最状”,“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他没有一篇文章不放几支冷箭”,“他常常无故骂人”,“你听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铭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等^[4]。这是陈西滢在致徐志摩的信中的一些言语。胡适曾说:“说鲁迅抄

收稿日期:2007-11-27

作者简介:蒋道文(1964—),男,四川巴中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5]。其中真伪由此可见一斑。

“这真是鲁迅先生的活写真……一匹牛,在张家可以耕田,在李家可以转磨,在赵家店可以作广告……不过人应该比牛稍微灵些,牛吃李家草的时候早忘了张家,吃赵家草的时候早忘了李家,畜生如此,也自难怪……在吃草喘气的时候,也该自己想想,你自己已经吃了几家的草,当过了几回‘乏’‘牛’!”^[6]这是梁实秋针对鲁迅以牛自比的寓意而说的一连串的嘲讽之语。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7]这就是林语堂给鲁迅画的两幅像。林语堂本是鲁迅之友,后因观点立场的根本不同而离异。他的《悼鲁迅》打着悼念之名,行的是杀灭之实。其文后半部分全是辱骂之辞,他称鲁迅名为战士实则打狗英雄,并以文字辱骂无所不用其极。

“鲁迅病态心理”,“矛盾之人格”,“鲁迅之劣迹”,“卑劣之行为”^[8]。“现在鲁迅死了,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9]“鲁迅回到上海,与许广平女士同居”,“终由师生恋爱而建立同居关系”,鲁迅是“虚无主义,憎恨哲学”^[10]。这就是苏雪林的言辞。“她对鲁迅的认识是来自一种主观的情绪,因而缺少清醒的客观的分析。她的批评堕入了谩骂的叫嚷之中,令人难以卒读。”“苏雪林永远无法理解鲁迅的精神个性与时代性的内在联系。她不懂得鲁迅作品和人格所表现出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在中国思想史上特殊的地位。”^[11]

“我似乎看到了一个露出黄牙的笑的影子”^[12]。这是一个无名小卒对鲁迅的骂语。连这样的人也要对鲁迅嘲笑一番,表演一下他那从幕后走到前台的丑态。

三

现今一些人对鲁迅的攻击比起当年的攻击者,其恶毒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那么几周,我们上下学,谁走在后面,前面的人就会回头笑骂:呸!你这势利的狗。”“《一件小事》从立意到行文都很容易被小学生模仿,这篇东西也确实作为范文收入过小学课本,像小说结尾那句‘他的背影高大起来’,我那个不学无术的女儿在

她的作文中就写过。”“《伤逝》大概是最不像鲁迅后来风格的一部小说,男女过日子的事儿,他老人家实在是生疏,由此可见,大师也有笔到不了的地方,认识多么犀利也别想包打天下。”“严顺开按说是个好演员,演别的都好,偏这阿Q怎么这么讨厌,主要是假,没有走人物,走的是观念”。“鲁迅这个人,在太多的人和事上看不开,自他去了上海,心无宁日,天天气得半死,写文章也常跟小人过不去。”“论骨头硬,他有王二小骨头硬吗?给敌人带路,掩护了几千老乡和干部,被敌人摔死在石头上。”“愤怒出诗人,你愤怒的对象是多大格局,你的作品也就呈现出多大格局。”^[13]等等。

这是小说家王朔在《我看鲁迅》一文中从头至尾的部分语言。可以看出,这就是王朔对待鲁迅这个历史人物的批判态度、审视原则、理性精神和科学观念。

鲁迅“有许多(特别是晚年的杂文)充其量只是些时文,或者是一些与论敌之间缠夹不清的口舌之争。这些作品美学上的趣味恶劣,内容上无非是一些‘平庸’的真理,或一些自相矛盾、强词夺理的‘宏论’。”“这些文章在现代中国文化批评领域内开创了一种粗暴的和简单化的风气。”“更可怕的是,他还是‘国家美学’的样板……它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现代中国人的恶劣的文化态度和粗糙的美学趣味”。鲁迅小说“艺术空间显得极其狭隘,主题和表现手段方面也常常过于单调、呆板。”“《狂人日记》……作为一部小说,则实在有失水准。”“《一件小事》、《弟兄》之类,幼稚得可笑,几近于无聊。”“《孤独者》,则写得太做作……形象生硬,苍白,毫无生命力可言”。“《伤逝》中只有几个抒情性的片段可以给中学生看看,而其情节——爱情,则写得枯燥乏味,既无激情,也无想象力。这倒与他本人的感情生活很相似。”“《阿Q正传》在艺术上过于单薄、粗糙,有时我感到很惋惜——这么好的一个题材给写糟了!而且败笔甚多……这是一处在艺术上不可原谅的严重败笔。”^[14]等等。

这是学人张闳的论调。这也仅仅是从张闳《走近的鲁迅》中选择的一些言语。这就是现代学人对鲁迅这个历史时代的个体所采取的评判态度,所作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的判断。这似乎表现了现代人的现代个性。然而这种严重缺乏历史分析和科学理念的武断的美学结论,明眼人一看就知之其意。

“鲁迅,这个……被捧为民族魂的人,又当如何?然而他真的是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

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他不是怯懦吗?……他的医学成绩实在是不敢恭维,甚至他所敬爱的藤野先生对他的医学课堂笔记和考试成绩也是非常不满意的,鲁迅的课堂笔记交到藤野那里总要被改得一塌糊涂,改动之多似乎鲁迅不会做课堂笔记。”“鲁迅作为一个绍兴作家,他的文白杂糅、半阴不阳的文字实在别扭,像是和读者扭着劲。”“鲁迅的《野草》单独看无比伟大……但是和尼采一比较,我们就发现了太多的相似性;他的小说《狂人日记》等等,在中国是独创的文体,但是跟果戈理、安德烈耶夫等的血缘联系就使它们逊色了一截。”“鲁迅在文学上是半成品的大师,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否定是有力量的,但是他的‘拿来主义’使他在否定东方的同时站在了肯定西方的立场上。……特别是指他对中国传统的批判能力,单纯地从文学上讲,似乎说服力不够。”^[15]等等。

这是葛红兵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中的部分语词。葛红兵在此文中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作品进行全面的批判与否定。

四

对于那些无聊的攻击,肆意的谩骂,鲁迅自己怎么看呢?

对于鲁迅来说,无论什么攻击,即使人身攻击,也是坦然待之。鲁迅本是心地坦荡之人,没有什么不可公开的,有时甚至干脆袒露,“给要看的人去看去”^[17],让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们、阴险毒辣的敌人去品评,成为他们评说的材料,显现他们肮脏的灵魂。

鲁迅的婚姻是悲剧性的,他与原配朱安的结合完全是遵从母亲的旨意,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18]鲁迅就是这样的坦诚,决不是那些虚伪的人物羞羞答答,遮遮掩掩。

鲁迅是晚年得子的,这也成为某人攻击的把柄。因而鲁迅写了一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本文开头说道:“因为长久没有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是要绝种的。”鲁迅是不信所谓迷信和咒语的,在此文中鲁迅以大量事例分析给以有力的回复。

有人不是嘲笑鲁迅的个子矮吗?耻笑鲁迅跟萧伯纳在照片上一矮一高,反差很大,极不对称。鲁迅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中写道:“午餐一完,照了三张相。并排一站,我就觉得自己的矮小了。虽然心里想,假如再年轻三十年,我得来做伸

长身体的体操……”这样地自审与自嘲,还怕什么人身攻击?

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说:“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自己是怎样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什么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鲁迅自比为勤劳劳作的牛,甘为百姓作出牺牲,承担付出,这种精神境界是那些攻击者永远无法比拟和企及的。

鲁迅说:“我是受过很多谣言中伤的。听到谣言,当然生气,但不要哭。”“我遭受别人的明枪暗箭”,都要放在心上,都要计较,“都要认真还击,那可别活了”^[19]。“被骂,我是不怕的;只要骂得有道理,我一定心服。然而,总以骂得无道理的居多。譬如现在常常有人骂我是‘讽刺家’,其实我说的并不是什么‘讽刺’,倒都是老老实实的真话。”^[20]

事实上,翻开鲁迅杂文集,就知道鲁迅往往是被动地被人攻击,他绝没有首先施以恶意,更没有施放毒箭。相反,四面八方的攻击者打定主意要围剿。围剿来了,自然要反抗。在愤怒之时反抗之中,狠命挖苦对方一下也纯熟自然,尖刻与刻薄是有的,但并不专作非客气之语,而是放在庄重的行文和冷静的思考中作出理性的分析与评判。

“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21]如果不看攻击者的文章,确实无法懂得,鲁迅为何那么嫉恶如仇,为何那样不屈不挠,也明白了鲁迅为何想出本《围剿集》的原由,也得知攻击者的价值到底何在。正如孙郁所说:“对抗者是一面镜子,在这镜子里,黑脸白脸,是人是妖,曲直忠邪,是清清楚楚的。”^[22]

五

鲁迅早已成为公众形象,大家都可以谈,随便说来,任意道来,话语连篇,指指点点,评头论足,方方面面,想抬就抬,想贬就贬。鲁迅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系统,当然不会拒绝别人的进入,更不会拒绝别人的谈论。只是总觉得应该具有一种科学的批评方法和理性的批判精神,不能太过随随便便,不能象有些人“没有一个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完整的历史观,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采取惟我所用的态度”^[23],不应象学界的个别人失去正常的学术态度,而把鲁迅作为随意发泄不满和宣泄怨恨的对象。这种缺乏理智的情感以至近似疯狂的言行,应

该让它尽快成为历史的陈迹。

人们完全可以从各方面点评鲁迅,批评鲁迅甚至批判鲁迅,因为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无论人们怎样谈论鲁迅,都丝毫不影响他作为人的光辉形象。正如王富仁先生对鲁迅的经典评价:“鲁迅的伟大正在于,他的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众,让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予以评论,以至批判——他几乎是惟一可以不加删削、修改地出版全集,而绝不会损害他的形象的现代中国思想家、文学家。”^[24]笔者也在此步王先生的话语:鲁迅的伟大还在于,任你怎么评说,是非曲直,说长道短,作品也罢,文字也罢,爱情也罢,婚姻也罢,家庭也罢,家事也罢,公事也罢,隐私也罢,因为他的确在他的文字中公之于众,也都无损于他人格的光辉和魅力。

六

读着那些恶言毒语,笔者对鲁迅顿生一种悲凉之感。但转念一想,鲁迅本人又何尝不知,而又偏要奋力一搏,哪怕垂死挣扎,也仍然要作孤军奋战,如他自己所说:“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25]这是怎样的坦然、轻松与豪迈,这又是多么了不得的人格精神与力量,你不得不感佩不已,为鲁迅产生一种悲壮感和崇高感。

鲁迅曾说他的作品力求照见人的灵魂。综观一些人对鲁迅的攻击言论,真正看清了现代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灵魂,真可看出了他们的是何居心,至少看到了他们内心的某些阴暗与卑污。这还不用鲁迅的作品来照见,已经用他们自己的言论照见了自己的灵魂。你看,他们的胸怀是多么的不宽广,他们的品德是多么的不高尚,他们的心地是多么的不善良,他们的风度是多么的不儒雅。其实鲁迅就是鲁迅,无论怎样全盘否定,都是枉然,无论怎样想打倒,一脚踩死,都是妄想。千万不要“徒劳无益费精神”,“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是象鲁迅所希望的那样:“不要只用力抹杀别人,使他和自己

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26]

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以一颗平常、诚挚而正直的心对待鲁迅为好,让鲁迅自然走进人们的心中。如果攻击者老是发些无聊的言论,那就无异于自己的无聊,也暴露了自己的庸俗。这既不是对学术的引导,反是对学术的玷污了。

我们应该站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领域与高度,从新文化和新文学创建的艰难而可贵的角度出发,正确地分析和评价鲁迅,把他作为建设的基石和桥梁,而用心力于现代文化的传承和当代文化的建构。

七

总之,攻击者们不是站在人的平等地位来批评鲁迅,更不是将鲁迅放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的环境中去考察去探索,而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仿佛他们站在高山之巅来俯视鲁迅正如叶公超所指出的:“骂他的人和骂他的人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27]。鲁迅理应“一个都不宽恕”^[28]。这哪里是什么批评,这样的批评只能歪曲鲁迅,污染鲁迅,抹杀鲁迅。稍有良心和正直的人也是不会答应的。更何况有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的人们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鲁迅从产生到而今是经过了风风雨雨的时间流程举世公认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民族的文化伟人,而产生这样的伟人又是经历了多少历史的曲折与坎坷,实属不易。他是公认的“民族魂”,是中华民族的形象符号和象征符号。正如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雨果、德国的歌德、意大利的但丁、印度的泰戈尔等等,都是他那个民族的代表,代表着他那个民族的聪明与智慧,代表着他那个民族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文化至高点。因而理所当然应该倍加珍惜和保护。

郁达夫先生早就说过:“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最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从此话中,我们应该获得什么启示呢?

注释及参考文献:

[1][11][22]孙郁《序》,孙郁编《被亵渎的鲁迅》第22、30、4页,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

[2]《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52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鲁迅1934年5月15日致杨霁云的信。

[4][5][6][8][9][10][12]均参看孙郁编《被亵渎的鲁迅》中的文章。

[7]林语堂《悼鲁迅》,陈漱渝编《鲁迅风波》第144、145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3][14][15][16]均参见高旭东编《世纪末的鲁迅论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17]《华盖集续编补编·〈阿Q正传〉的成因》

- [18][19][20]武德运《鲁迅谈话辑录》第6、37、4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
[21]《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第432页,同上。
[23]郭志刚《理解鲁迅》,陈漱渝编《鲁迅风波》第263页,大众文艺出版社。
[24]转引自《“鲁迅式”的知识分子》,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第3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5]《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64页,同上。
[26]《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鲁迅全集》第573页,同上。
[27]转引自孙玉祥《我看王朔看鲁迅》,陈漱渝编《鲁迅风波》第350页,同上。
[28]《附集·死》,《鲁迅全集》第1068页,同上。

Simple Discussion about the “Boring Attack” against Luxun

JIANG Dao-we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Kangding Normal Academy, Kangding, Sichuan 626001)

Abstract: From those articles which attack Luxun, this article chooses and collects some typical words which “damage others’ teeth”, analyzes them and shows the real purpose of those words.

Key words: Boring Attack; Just Attitude; Critic Style; Scientific Research; Critic Concept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19页)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du, Sichuan 610064;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features of the initials and finals of syllables of the new group’s dialect in Xichang to set some basis for the people in dialect areas who want to research dialect in Xichang well.

Key words: Xichang; New group; Dialect; The initials and finals of syllables; Features

(责任编辑:张俊之)